

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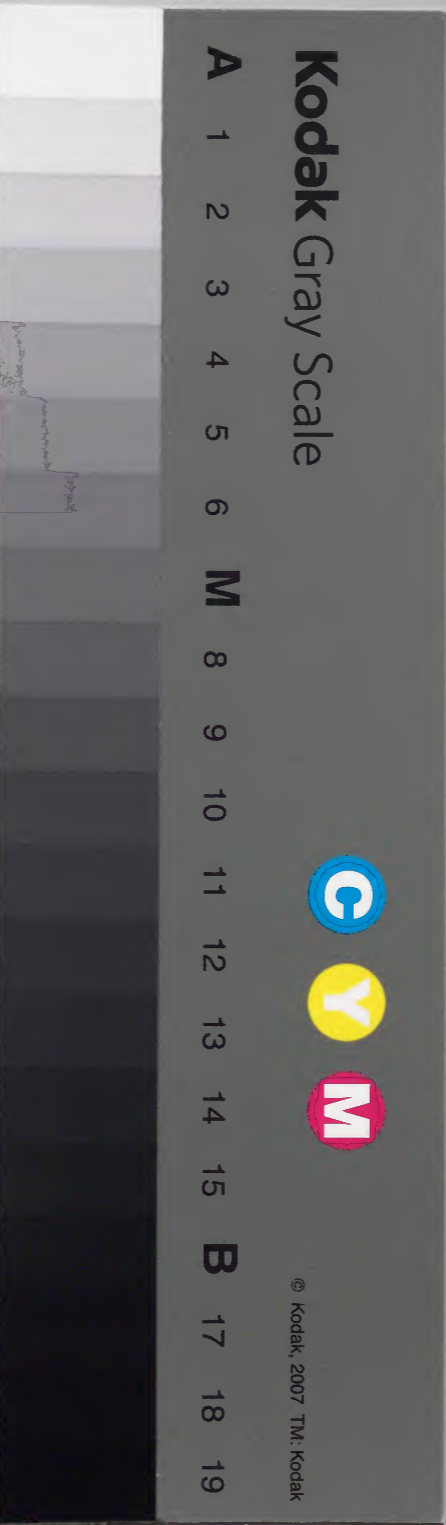
晁氏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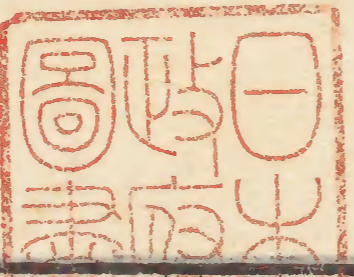
完

漢書門			
類	號	三	四〇
架	九	三	〇
冊	七	九	〇
二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	四〇三
冊	九三
冊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33
冊數	2 (1)
函號	298 139





晁氏儒言



人未至公望書之聖輔澶淵晁說之以道

間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

傳也作儒言玄熙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劉道原亦云然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
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
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命今學皆末平漢興而公養之

晁氏儒言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辯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溫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已。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

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其言其大之愚。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三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大矣不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廼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六經皆有無隱故亦云然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

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

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媿夫

君子之篤敬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

偷諛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

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

簡故可也。或曰：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邪？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小人之心，固足以且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

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口，未遠。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自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中庸平滿于吾心，其對海內而中。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
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
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再以一事道中庸不亦
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
精微之類亦然
言天人同風俗莫敢言其與古之制法合其與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
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聲響之相從焉或
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

下悴矣弊將奈何是齊入政以防淫者亦一術邪
聖人始俗學自無夫前覺之亦謂之德而此德之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
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
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
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
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者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
斥俗學者身自謂邪不暇言其非也
與蘇之漢儒之制習斯謂之八斯謂外學皆所食

典籍之存。詰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讎。漢儒真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無其人而德之。德之而其人。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

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其被其言。而公議天。曰。宋室餘室。小人之心。自是而公。出言公。其天。曰。宋室餘室。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中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諸。

亦且致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
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
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
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
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
經同而傳異者甚眾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

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

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邪

朱學士家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

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

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攻字之細而

憤耗以排擯前儒哉

先儒謂近代有菱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

先儒謂近代有菱角反對互從等翻競之說馳騁煩

言以紊彘叙。讒讒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蛇。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因谷發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頌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好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時代。

不知古人久已斥其弊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復不一飽。亦可悲夫。夫不以心為吾。則不以心為吾。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而

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目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爲吾威爵祿不足以爲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暉當時號爲大儒乃一日迎高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

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覩是邪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呼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

興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拂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詰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弊。明辨而不以

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關關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同者。如指門關為言。則詎止於通也邪。睢鳩擊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擊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殺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竝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

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而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相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復

車之轍何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堅而不能弘，闡有媿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而相之碎義，不避其過而造於人，亦非辭難也。亦同燕於穴堂之阻，而賓主莫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平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邪。其本平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猗難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其本平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撻往來之兒，猗難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
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
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采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
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
或取春秋之治具。以結難為功。何邪。昔之師儒未之
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邪。蓋非其有
而取之。盜也不敬其敬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
為盜。且悖邪。古語有云。盜憎主人。人亦望而不諱。必
車之。則鹿馬。於衣自辨曰。前之主人。太望而不諱。必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
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
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
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
不誣者邪。夫天下之善。亦不一也。而聖人取之。則不
過舍無。而取其所善。而取其所善。而取其所善。而取其所善。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
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
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

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邪？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復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澳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今廼以爲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邪。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爲虺爲蜴爲貝爲錦不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哉何獨並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文如何哉。蓋爲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爲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豈曰博參也。支王林對曰林六

魏氏儒言

七

虐熒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
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相撥曰相大
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一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
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
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
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為祭或以為
繹泠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

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
賴焉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

可圖欲舍而佗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在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泠談經
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不
塵歟

身如備言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
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
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
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
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
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
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
爲質，則取道不遠，或爲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
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
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苦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
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
講習踈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
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
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
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
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
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
說者南方之學也。

鄧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
燭而過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
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
泰爲說。真燕書哉。

學不躡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廼
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爲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
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
堯舜。其躡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

其救之之術也。夫以姑天風日黃而益想典未及國
成則此體用也。王休之謂三升而益而平。則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
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
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隆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
爲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
可通。不復聞有關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勉

之哉。休之謂三升而益而平。則成則此體用也。王休之謂三升而益而平。則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
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學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
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
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
之之術易爲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

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
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
知時，以不效。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
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而用
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不可邪亦不效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

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
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
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
禘何邪。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
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

乎文冠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
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
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
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
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

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
卿詆孟子乎。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閑約而不解。未
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昔以其相為聖人至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
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
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
等邪。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
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景歟。

與世傳勢日之身八賢然文景煥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
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於勒為
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
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
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
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

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
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命也且祀聖故舉則其下之世世不小人之
尔朱榮晉公獲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
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
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
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

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訾不苟毀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爲聖言賢人之言爲賢言

夫所謂賢者能爲理之所宜而非爲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乎康之操哉楊子雲自以事莽爲難而有

是言乎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爲一物也聖人之情爲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無以辭却之判心迹爲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爲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晏王弼倡爲虛談。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乏。晏始斥之。自爲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爲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廼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

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豈六經之說哉。昔之人欲其說之不得已。其然故。其然故。其然故。其然故。其然故。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以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

魏氏儒書

甚

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耻。若其白首而崎嶇歧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

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楊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賢諸。

陸德明音時餘字音公古其說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又云。音韻之學。不可不察。其說更坐限不。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臯陶陳九德。而俊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謂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
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爲一說。以授學者。觀其
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焰。因其黨
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顯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
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祿以利其身世。濟
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
靡然趣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

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
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爲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
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
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邪。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

爲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
逮賤，是廼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
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
如孑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
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
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
邪。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

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
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廼導之諛乎。傳曰：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者，
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
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
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國無類矣，則山以爲亂，水以爲
害，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

者亦不足以爲義焉。故君子以是爲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柄之不相爲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爲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刻矣。士只不婦忍。蓋有下。則言情非其而辨曰味者。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誥君陳者。上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亦不以爲後焉故君子以其爲實利順道德之
 後乃可與之先儒之訓則宜以爲整納之不相爲用
 而後更之可也或以爲後制也以恐其後德是申不
 善與人可小之論將謂而入於刑近於刻矣
 豈亦衣也果哉哉乎容器乃大怒之義乎容者敬布
 順收之矣德非其德若今然聖人曰拙事之氣也拙
 百哉日用而不味雖亦至嚴而無非事也甚夫謀于

晁氏儒言

天保三年刊

晁氏儒言

